

評彙文藜昌韓

葉百豐 編著

正中書局 印行

韓昌黎文彙評

葉百豐 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二月臺初版

韓昌黎文彙評

全一冊 定價新臺幣 一八〇 元
(外埠酌收運費滙費)

編著者	葉	百	豐
發行人	黃	肇	珩
發行印刷	正	中	書局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 (8951)
分類號碼：810.00.152 (4.00) (1,000) 新
ISBN 957-09-0349-X

正中書局

CHENG CHUNG BOOK CO., LTD.

地址：中華民國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Address : 20, Heng Yang Road,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業務部電話：3821153 3822815 · 門市部電話：3716151

郵政劃撥：0009914-5 · FAX NO : (02) 382-2805

海外總經銷

OVERSEAS AGENCIES

香港總經銷：集成圖書公司

總辦事處：香港九龍油麻地北海街七號

電話：3-886172-4 · FAX NO : 3-886174

日本總經銷：海風書店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電話：291-4344 FAX NO : (03) 291-4345

泰國總經銷：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泰國曼谷耀華力路 233 號

美國總經銷：華強圖書公司

Address : 135-18 · Northern Blvd, Flushing, N.Y. 11354 U.S.A.

FAX NO : (718) 762-8889

歐洲總經銷：英華圖書公司

Address : 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1 England

《韓昌黎文彙評》序

嗚呼！此吾亡友葉君百豐之遺著也。

百豐長余五歲，與余爲通家弟昆。其尊人浦蓀丈著籍先大父抱潤先生之門，稱高第弟子。君秉承家學，自幼寄居滬上，以所業教授者五十餘年。時余亦來滬，弦歌翰墨之場，得與君相接，時各盛年，意氣邁往。中更巨變，劫海飛灰。亂後重逢，相顧頽然老矣。

甲子冬，養疴醫院，與君同處一室者四月有餘。聯床風雨，乙夜論心，相知愈深，情好彌篤。時君疾已不支，然每值風日晴和，輒披衣起坐，就病榻攤書稿，編次排比，往復不輟。視之，則所錄諸家評韓文語也。余既嘆君秉燭之勤，君亦告余以著書之意。

君之言曰：評點之學，乃吾國文學理論批評之特有形式，由來尙矣。片言居要，一羽破的。其精深透闢，啓發人意之處，往往有逾於解說者。吾生平治文事，課生徒，得力於此爲多，而於昌黎韓氏驗之尤深。唐宋古文，世稱八家，八家首推韓氏。昌黎自稱其文不專一能，怪怪奇奇。蓋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文人之所獨專，揮斥縱橫，不軌故常之跡，斯之謂奇。奇豈易言哉！出入經史，騰踔百家，剔糟去粕，含英咀華，鑄己出之詞，開獨創之境。夫如是，故能閎中肆外，氣象萬千，有沈浸醲郁之致，瑰奇偉麗之觀。此李漢所以推摧陷之功，而蘇軾有起衰之論也。是以讀韓文者，如歷岱宗，入匡阜，隨遠近高下，橫側向背，晴雨晦明，朝暉夕陰，而所見各不同。

焉。苟非循聲逐響，贊毀隨人者，必皆有所得。吾留意於此有年矣，資料搜羅，大略齊備。今欲先取昌黎集中世所誦習名篇，別擇諸家評語之精粹者，彙爲一編，以餉學者。書成作序，非子莫屬，余漫遜謝之。

自後時作時輟，而君體氣日益衰憊，去年四月竟歿於醫院中。其彙評韓文，尙未最後寫定。董理遺稿，補綴成書，門人洪君本健力也。資料搜羅，則沈女史達偉之勞。

余厄於貞疾，僵臥頻年。悵親故之凋零，撫平生於疇昔。每念君疾病扶持之情，名山付託之意，夢影前塵，依稀在目，而俯仰之間，便成隔世。嗟隙駒之難留，思九原而不作，四顧蒼茫，百端交集，泫然不知涕泗之何從也。今君之書即將問世，爰書曩所聞於君者弁諸簡端，庶以發明著書旨趣，兼亦敘吾二人交游始末，寄空壟掛劍之悲云爾。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七日同里弟馮茂元

韓昌黎文彙評 目錄

《韓昌黎文彙評》序 I

雜著

原道	2	原性	10
原毀	14	對禹問	18
雜說一	22	雜說四	26
讀荀	28	獲麟解	30
師說	32	進學解	36
圻者王承福傳	42	五箴五首并序	46
諱辯	50	伯夷頌	54
子產不毀鄉校頌	56	釋言	58
張中丞傳後敘	62	畫記	68
藍田縣丞廳壁記	72	新修滕王閣記	74

鄆州谿堂詩 7 8

禘祫議 8 8

題李生壁 9 6

爭臣論 8 2

河南府同官記 9 4

書

與孟東野書 9 8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1 0 6

與崔群書 1 1 4

應科目時與人書 1 2 0

與孟尚書書 1 2 6

答劉秀才論史書 1 3 4

上宰相書 1 0 0

答李翊書 1 0 8

與馮宿論文書 1 1 8

答劉正夫書 1 2 2

答呂黯山人書 1 3 0

序

送孟東野序 1 3 8

送董邵南序 1 4 6

送浮屠文暢師序 1 5 4

送王秀才序 1 6 0

送區册序 1 6 4

送李愿歸盤谷序 1 4 2

贈崔復州序 1 5 2

送廖道士序 1 5 8

送幽州李端公序 1 6 2

送高閑上人序 1 6 6

送殷員外序	1	7	0
送石處士序	1	7	6
送鄭尚書序	1	8	4

哀辭 祭文

祭田橫墓文	1	8	8
祭河南張員外文	1	9	4
祭十二郎文	2	0	2

碑誌

李元賓墓銘	2	0	8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2	1	6
唐故相權公墓碑	2	2	4
南海神廟碑	2	3	8
柳州羅池廟碑	2	4	6

送楊少尹序	1	7	2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1	8	0

歐陽生哀辭	1	9	0
祭柳子厚文	1	9	8

曹成王碑	2	1	0
貞曜先生墓誌銘	2	2	0
平淮西碑	2	2	8
處州孔子廟碑	2	4	4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2	5	0

柳子厚墓誌銘 258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266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274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264

270

雜文

毛穎傳 278

鱷魚文 288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298

潮州刺史謝上表 308

送窮文 284

贈太傅董公行狀 292

論佛骨表 302

評家小傳 312

引用書刊 318

雜
著

原道

博愛之謂仁，儲欣曰：平起。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方苞曰：開端四句，四樣句法。仁與義爲定名，呂祖謙曰：總結。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茅坤曰：以下數句，是一篇之律，蓋因老子有《道德經》，故據此立論開之。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何焯曰：首開老者，探源之論也。坐井而觀天，方苞曰：突入一喻。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沈欽韓曰：《莊子·駢拇》篇：「屈折禮樂，吮俞仁義。」《老子》上篇：「大道廢焉有仁義。」其小之也則宜。呂祖謙曰：一篇之意。其所謂道，道其所道，沈德潛曰：如「道可道，非常道」是也。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沈德潛曰：如「上德不德，是有以德」是也。入手至此，見無離仁義而可云道德者。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錢大昕曰：《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合仁與義言之也。退之《原道》一篇，與《孟子》言仁義同功。天下之公言也，儲欣曰：此句提掇一篇，并包萬象。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錢大昕曰：老氏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云：「大道廢有仁義。」所謂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方苞曰：先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沈德潛曰：以上但言老子，此時佛未入中國也。吳闓生曰：以上從辨老子之道德論發起。

周道衰，呂祖謙曰：異端之行有所自。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儲欣曰：字法句法。方苞曰：句長短有法。沈德潛曰：次點出佛。又曰：黃、老盛于西漢，佛始于東漢，此參錯言之。

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儲欣曰：字法句法。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方苞曰：冷語收上。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方苞曰：翻兩段作波瀾。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沈德潛曰：爲孔氏說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方苞云：此段言儒且化爲佛、老。不惟舉之于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呂祖謙曰：束。方苞曰：複筆滌潤。吳闓生曰：以上慨異端之害道。

甚矣，人之好怪也！呂祖謙曰：接有力。方苞曰：又一重束。不求其端，方苞曰：上是求端。不訊其末，

方苞曰：下是訊末。惟怪之欲聞。儲欣曰：四句足上起下。姚鼐曰：論仁義道德是求其端，自「古之爲民」以下五段，皆訊其末之事。吳汝綸曰：後凡所發明聖人作爲，皆求端訊末之事，凡所識於老、佛者皆怪也。馬其昶曰：以

上第一節。唐時崇尚老子，別有佛學流入中國，去人倫，無職業，昌黎尤惡之，著《原道》之篇，以謂佛原於老。求其端，訊其末，然後知聖人之道爲常道，彼佛、老則怪而已矣。篇中論聖道，論佛、老，皆求端訊末之事，所謂原也，故前三節皆由老以遞入於佛。吳闓生曰：「不求其端」三句提挈爲一篇綱領。古之爲民者四，呂祖謙曰：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方苞曰：前後六段，皆古今相比并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方苞曰：鎖。吳闓生曰：以上言二氏與吾儒并主教化，民所以窮。又

曰：分利衆而生利少，是爲窮困之源，韓公所論與今世之學說固無以異也。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儲欣曰：「古之時」已下，乃欲人求其端訊其末也。有聖人者立，呂祖謙曰：一句生文。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沈德潛曰：領起下文。爲之君，方苞曰：此一段連下十七個「爲之」字，變化九樣句法。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方苞曰：轉文好。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方苞曰：轉得無痕。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姚鼐曰：此段闢老。吳汝綸曰：此因二家之爲民害發端，遂縱論聖人生養人之法，是求其端之事，彼欲離去聖人者怪也。又曰：此段仁。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呂祖謙曰：說佛、老不可行之意。方苞曰：接不斷。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方苞曰：句長短變化。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呂祖謙曰：又說佛、老所以不可行之意。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沈德潛曰：兼老、佛言。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呂本中曰：意外意。不見

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方苞曰：關鎖。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方苞曰：著此一轉，味便深長，文便鼓盪。姚鼐曰：此段開佛。吳汝綸曰：因聖人之生養人，於是始有君臣民之常職，是訊其末之事，彼欲棄去之者尤怪也。又曰：此段義。馬其昶曰：以上第二節。以老、佛大爲民害，因求其端於生民之初，聖人立生養人之法，而制爲君臣民之職。今老氏乃指擊聖人，而佛氏遂棄君臣父子，而禁其相生養之道，則末流之極弊也。

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方苞曰：又突入一喻。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茅坤曰：正譬雜運，各無數語，筆力天縱。方苞曰：隨起隨鎖。姚鼐曰：此段開老，仍承害至爲備，患生爲防意。吳汝綸曰：彼欲去天常，禁相生養者，且以太古無事藉口，故又明帝王殊施，而天下國家之不可外，以折之。又曰：此段義。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方苞曰：忽斷。吳闢生曰：頓住。孔子之作《春秋》也，吳闢生曰：再提。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姚鼐曰：《邢疏》：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公意蓋同此。《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

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儲欣曰：此上本爲一段，上數句正是夷狄之法，此引孔子及《詩》以折之。方苞曰：一段之開鎖。姚鼐曰：此段開佛，仍承秦君臣父子之意。吳汝綸曰：此段仁。馬其昶曰：以上第三節。求其端，開於老，慕太古之無事。訊其末，遂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夫古之正心誠意者，欲將以有爲也。今不求不訊，而禍乃至此，故不得不原先王之道以道之矣。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方苞曰：此一句開出下段文字，收拾前後，以爲結局。沈德潛曰：自此以下將

前文一齊收拾，所爲大海迴風生紫瀾也。吳汝綸曰：怪端既開，此下明不怪以詔之。吳闓生曰：此下一氣回旋到底，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波濤起伏，而卒輪於海，文字之鉅觀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方苞曰：連下九個「其」字，變化六樣句法。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沈德潛曰：對怪誕言。吳汝綸曰：不怪。是故以之爲己，沈德潛曰：「爲」作「治」字解。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吳闓生曰：兩用「是故」，皆提挈行氣之處。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吳闓生曰：頓東處十分酬足。曰：「斯道也，何道也？」方苞曰：開鎖收拾。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吳闓生曰：文太長則恐氣不振拔，故復加一問以警醒之，且與起處照應，以便首尾一氣貫注。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

其傳焉。方苞曰：一句擷截。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張裕釗曰：插入荀、楊二語，極奇宕恣肆。吳闓生曰：橫截二句，如海流之有島嶼沙灘，否則一瀉無餘，無復屈折盤旋之致矣。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儲欣曰：忽轉忽接。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沈欽韓曰：民，本是人，唐所諱。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儲欣曰：句法字法。沈德潛曰：「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歐公《本論》之祖，語本《禮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高步瀛曰：先王之道既明，自可行消弭異端之法，用結全文，極爲有力。吳闓生曰：結出本旨，堂皇正大。

程頤曰：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法，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又曰：「軻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蹈襲前人，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得，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黃庭堅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概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

王守仁曰：《原道》一篇，中間以數個「古」字、「今」字，一正一反，錯綜震蕩，翻出許多議論波瀾，其學力筆力足以凌厲千古。

歸有光曰：《原道》一篇立言正大，發先儒所未發。《唐書》稱其奧舒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知言哉！至其爲文，神鬼萬狀，出有入無，震盪天地，則自孔、孟後大文章矣。

茅坤曰：闢佛是退之一生命脈，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鑒定，兼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又曰：退之一生闢佛、老在此篇，然到底是說得老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元不知佛氏之學，故《佛骨表》亦祇以福田上立說。

儲欣曰：天具二曜、五星、三垣、四宿及衆星之繁然者，太史公《天官》一書，綜而舉之；地具高山、大川、州域、土壤與其生植之物，《禹貢》一書，綜而舉之；人具帝王、師相、周公、孔子，所相生養經訓之理，《原道》一書，綜而舉之，詞少義該，蓋三才之槩括。

方苞曰：大開大闔中有無數小開小闔，所謂布置最得正體。又曰：看來亦是逐段敘逐段鎖法，緣其波瀾闊，剝換多，望之遂覺蒼茫無際。

沈德潛曰：吾道別於異教，在有爲爲教，合仁義而言道者也；以無爲爲教，去仁義而言道者也。先言老，次及佛，後或兼言老、佛之害，或分言老、佛之害，見俱屬怪誕不經，爲生民蠹。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傳之道，教以相生相養而除民之害者，誠有易明易行，而斯須不能離者也。本布帛菽粟之理，發日星河嶽之文，振筆直書，忽擒忽縱，董之醇粹，運以賈之雄奇，爲《孟子》七篇後第一篇大文字。

劉大槐曰：老蘇稱公文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惟此文足以當之。

方東樹曰：唐承魏、晉、梁、隋之敝，自天子公卿皆不本儒術，士大夫之賢智者，惟佛、老之崇。韓